

茅

盾

多角关系



503104

多角关系

茅盾



2 034 0199 7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史 梁

多角关系

Duo Jiao Guanxi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7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0,970

书号 10019·4199 定价 0.83 元

“噫噫！有人来了！——喂，讨厌！你——文静一点不好么？”

和这说话声音同时，东边窗的白绸窗幔上两个人头影子也就分开。

高跟鞋阁阁地响了几下。影子中间的一个——像一个鸟窠的，移到那白绸窗幔的左边去了，晃了几晃，终于留半个在幔边上，却换成侧影，朝天鼻子底下张开着两片薄嘴唇。随后是吃吃的一串笑音。

白绸窗幔的正中有一个寿桃式的影子，一只黑手移到那“寿桃”上，搔了两搔。

然后“寿桃”影子像一个足球似的，也滚到窗幔的左边去。一团黑影的跳动。末了，窗幔上一片白。

西边的窗没有拉上绸幔。斜射的太阳光发狠地晒着。好太阳！这半西式的小书房里全是一片金黄色。头发像一个鸟窠的女子现在是背向着窗，站的姿势像一个大写的S字母；她伸出了右手的食指，指着前面说：

“不要！——喂，不能在这里；人家走进走出的过路。——你给我乖乖地坐在那边罢，不要只管想——动手

动脚。”

“哈哈！依你依你。其实要什么紧！”

寿桃头的男子说是这么说，却依然朝那S形的身段走上了一步。

“呸！屁话！你们那吊眼皮的陈妈，还有癞痢小王，都是贼眉贼眼的，一股贼腔，——嗯，你这地方真不好。”

“那么，就照刚才说的，到上海去玩一天，马上去！四点廿七分快车，还来得及。”

“啊哟！少见你这样性急的！”女的看手表，“三点廿分了，我还得回家去收拾收拾，——妈面前也总得撒个谎。哦，不行，我一件皮大衣叫裁缝去修改，还没改好。来不及！——今天总是来不及的！明天，后天。……又要过年了，爽性过了年再说罢。”

“你总是推三捱四，——皮大衣么，哦，我看见大街上一家铺子里有一件，狸猫皮的，我和你马上去买！还有一个钟头呢，怎么来不及！”

男的说着，便又走上半步，用一个很熟练的姿势伸出右臂去挽住了S形的中段，同时把他那寿桃头靠到蓬蓬松松的“鸟巢”旁边。这回，女的却不担心被人看见，斜过眼波去朝男的脸上一溜，嘴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哦，那一件狸猫皮的么？——样子不好。”

太阳光忽然淡了一点。窗外的树叶子瑟瑟地作响。

男的上身一扭，将一条左臂也围到了女的腰间；两张脸正对了，男的脸只管逼过去，一面说：

“你穿上就好看！你是什么都好看！”

“喔唷唷！不要灌米汤了——”

女的脸上像红了一下，眼光避开，脸一偏，男子的嘴唇啄了一个空，同时女的用一只手托住了男的下巴，歪着头，格格地笑起来。

“好人！月娥！好——”男的低声叫着。但是女的一挣身就滑出了男子的拥抱，飞快地跑到门边，一手拉着门上的锁柄，回头朝男子笑着说：

“再会，唐——再会，过几天我来拜年。”

这时男的也抢步上来，嘴里哀求似的叫着“月——月。”女的似乎怕被他捉住，便一跳跳在一张大沙发的背后，上身靠在那沙发的背脊上，一对乌溜溜的眼睛望着那男子，噘起了人工的红嘴唇，摆出一脸的娇嗔来：

“对你说，文静点，文静点——你就坐在这里，我们规规矩矩说话。”

“那么四点廿七分的快车？”

男的似乎也觉得此时此地大概难以如愿，就坐在那沙发里，欠转着上身，脸对着女的脸说。女的笑着，不回答。男的把两手撑在沙发臂上，把上身再撑高一点，用了恳求的口吻：

“月娥，好妹妹！四点廿七分的快车罢！皮大衣，就买了那一件狸猫皮的。”

“喂，缠死人了！——那一件，样子不好看，——此地不会有好的，——要好的，到上海去买。可是，可是，……”

“这容易得很呀！四点廿七分去，七点钟你就有了。”

男的赶快接口，就摸出表来看。女的咬着嘴唇笑了笑，居然伸下一只手去捏住了男的左手，低声说：

“那么，你打算住几天？”

男的全身一跳，——也不知是这句话的效力呢，还是那只手的效力，总之是两样都有一点；特别是手，此时竟和平时不同，像有电，把男的身体酥麻了半边。他恍恍惚惚回答道：

“随你喜欢，你打算住几天就住几天。”

“哦——上海呢，住一天也够了；买大衣再买点别的，——有一种新式的女人用的挂表，我好像见过广告，很中意；买买东西，一天也够了，上海也没有什么很好玩的，我们转杭州去多玩几天；——人家过新年，都到杭州去玩，赏赏梅花，——新年里我还没有到杭州去过。”

“好！你的打算真出色！”

男的高兴得跳起来，一翻身就隔着沙发扑过去；然而太猛了，那沙发脚下的滚轮又很灵活，女的身体一闪，那沙发就走过去了，男的险些儿跌一交。

女的掌不住格格地笑了，一边笑，一边又说：

“要是你没有那么多工夫，到上海买了东西，当天夜车也可以回来。”

“有工夫！有，有！”男的没口的叫了起来。他伸手到口袋里想掏出一块手帕来扑衣上的灰尘，忽然有一个东西在他的心头一闪，他忍不住便“呀”了一声。他工夫是有的，钱

却不多；照那样的买东西再作“十日之欢”，他现在的钱袋是无法应付的。真是不凑巧，月娥这“提议”早两礼拜来就不用他发急了。然而他还能够只在心里着急，他赶快顺着那“呀”的一声转口说道：

“呀——那么，那么，还是乘九点四十六分的特别快车罢。打算多玩几天，你得收拾收拾；我，我也有点小事情要先去接洽。”

他这时倒真文静一点了，两手插在裤袋里，定睛朝女的看。然而这不是“看”，这是人有心事时候的发呆。女的立刻觉得了，这却轮到她在心里着急。她觉得皮大衣呀，新式的表呀，还有许多好看好玩的，都从她手缝中滑掉了，飞去了。她看着自己手上的红指甲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一开口，他就支支吾吾的；哼！”但是她还想探一探。她绕过沙发，走到男的面前，轻轻拉住了他的手，微笑着说：

“可不是，我知道你没有工夫，跑不开；过了年罢——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！你听我告诉你呀——”

男的脸都涨红了，拉着女的同坐在那大沙发里，把女的一只手合在他的两片手掌中轻轻地搓着，似乎竭力定了定心，这才看着女的脸上说：

“我要去接洽的一点小事情，就是钱。我身边不多，一百块光景，这够什么用；——我，我再去弄点来，舒舒服服玩几天。”

女的笑了，暗暗松一口气；这几句话，一字一字她听着受用得很。她知道这不是假的。她知道这个虽然颇为荒唐

然而并不滑头的唐少爷，逃不出她的手掌心的。

“哦——何必。等你有了，我们再约日子不好么？”

她故意这么轻轻说，把一个蓬蓬松松的头贴着男的脸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！今天就是今天。”男的像是对了菩萨发誓。

“我刚才知道，老头子是昨天夜里夜车来了的；此刻不在家，回头他回来，我就向他要；——快要过年了，此地的开销，四五百是少不了的；我这样说，不怕他不给。”

“日后对穿了，你可要挨骂呵！”

女的带笑说，说了又笑，手掩着口，直笑得把一个头钻在男的胸前。男的低下头去，也笑着。可是女的头拨不转来，突然她朝上露出半个脸来，那半个脸还在笑，男的脸就赶快落下去。格格格——女的笑得似乎转不过气来。蓦然她跳了起来，跑开一步，红着脸，瞟了男的一眼，就掠掠头发轻声说：

“我要回去收拾收拾了。几点钟，车站上？”

“八点钟——嗯，八点钟你再到这里来，好么？”

“不来了，这里不来了。你们的陈妈和小王全是鬼鬼祟祟的。”

“那么，车站上罢。不过，不过，——”

女的又觉得有点不对了，高跟皮鞋不耐烦地阁阁地敲着地板。男的走上一步，像犯人似的吞吞吐吐说：

“不过——没有什么。就只怕八点以前老头子还没回来——”

“喔，真讨厌！”女的把头一扭，钉着男的看了一眼，可

是到底笑了一笑说，“那么，七点罢；七点钟我在公园里听你的回音。”

男的还想说什么，可是女的抿着嘴笑了笑，飞给他一吻，就阁阁阁地走了。

二

这位姓唐的青年，叫做慎卿，二十来岁。他的父亲近来常说他的尖下巴不像“福相”，但是他的母亲却中意了他的尖下巴上面有敞开的额角和平圆的头顶——所以是“寿桃头”，而“寿桃头”据说是一世吃着不愁的。

唐太太的“相法”也许是对的。因为唐慎卿的父亲近八九年来，的确把祖传的家业扩充了好几倍；虽然没有经过会计师的正式核算，登报告白，但好事之徒喜欢代为估计，得表如下：

人欠：租米（本年份——民国廿三年的，以及去年前年的陈租），约计三千五百担，合洋二万余元。

应收的房租（连上海的市房也在内），一万二三千元。

呆账（主要是五年前放出去的），连复利应作二万三千八百元计。

贷款（已经倒掉的不算），四万元左右。

欠人：银行及钱庄到期押款，合共十六万元（本年份利息未清）。

到期空头支票（内有十分之八是付给王乐记营造厂的），一万二千元左右。

华光织绸厂名义所出期票（内转期者二万元，将到期者五万元），他名下应摊认的约一万四千元。

华光厂所借押款(他名下应摊认的),二万五千元左右。
华光厂所欠客家保证金(他名下应摊认的),一万八千元左右。

交易所经纪人处(上月新欠证金),二万四千元。

华光厂欠付工友薪水(他名下应摊认的),八千六百元左右。

华光厂失业工友遣散费(他和别的股东都尚未承认),约计六千元。

立大当铺(本年端阳节收歇)未付散户存款(他名下应摊之数),约一万二千元。(此款他已经肯认二成,但须分期无利拨还。)

资产:良田一千余亩,约计四万元(照上年田价)。

市房(本地的和上海的),连地皮,约计三十万元。(内上海房地产价暂依一九三〇年工部局估价八折计算,应合洋二十三万许。)

祖遗住宅一所,约值二万元。

上海公馆一座(连地皮),约值三万数千元。

华光厂机器生财(估价二十五万元),他可摊得五分之一。

华光厂存货(估价十六万元),他可摊得五分之一。

家具汽车古玩字画等等,约共值三万余元。

现款——数目不明。

(附注)大太太和姨太太的私蓄,有人说是十万光景,有人说是六七万,应作别论,不在本表范围之内。

唐慎卿对于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形,虽不及外边的好事之徒估计得那么清楚,可是他很觉得他的那些酒肉朋友恭

维他的话语不是一顶高帽子。大约是一年前罢，他写出第一张“待父天年”的借据时，那位借钱给他的赵歪嘴就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照老兄这样家当，一年花上这么一万八千，真也不算什么一回事；尊大人实在太精明了。”唐慎卿也觉得他的父亲当真不像样；去年只许他花了二千多，今年连一千也不满。而且大概也是老头子在外面有过“声明”罢，所以今年他连“待父天年”的款子也借不到。

现在，他有四五百元的急用，也只能向他父亲讨。

他看手表，还只有三点三十五分。他望着窗外，太阳光似乎特别金黄，园子里的两棵山茶花特别红；天气暖和得跟春三月相仿。他打了个呵欠，往沙发上一躺，但是立即又跳起来，跑到书房外的过道口叫道：

“小王，小王！老爷回来了么？”

可是他一看见小王的癞痢头慢吞吞地从客厅外的台阶升上来，他就改口道：

“老爷一回来，你就来告诉我！不要忘记！”

他再打一个呵欠，就缩进书房里躺在沙发上，闭了眼睛。他先在肚子里打稿子：回头父亲回来了时，指什么用途开口要钱呢？店账么？不妥。店账向来归家里的账房先生老胡经手。说是正用，自己要用请客，母亲也要请客罢？也不大妥。菜馆里向来是记账的，而且请几次客也不用三四百。……最好是把这项用途做在母亲身上……他微微一笑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：唐！你怎么会忘记妈在八月里生过半个月的病了？只说你特地请了外国人——一个美国医生，来诊

过几次，不就哄过了老头子么？”

他得意地笑了一声，于是就忙着想像怎样同月娥去逛西湖；他觉得已经上了火车，而且一下里已经到了西湖，——多少游艇包围上来拉生意！嚷得真热闹！……他猛然睁开眼来，还听得大声的嚷。他侧耳一听，立刻跳起身来往外跑。

这是他父亲的声音。他父亲回来了，他急忙看表，还好，四点还不到，长针指在9字上。他在客厅里碰见小王，他也来不及骂他误事，只顾飞步跑进了他父亲的“签押房”。

不错，这是“签押房”。这小三间的花厅，从他祖父芝轩公以来就叫做“签押房”。

现在呢，却是他的父亲子嘉二老板跟账房先生老胡在那里算账。

二老板的脸色很不好——七分生气，三分尴尬。

“爸爸，刚才吃中饭时，我听妈说起，这才知道你回来了。我正有点事要告诉你——”

慎卿正待把拟好的一个大谎说出来，二老板却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头道：

“你没到外边去过么？不要出去乱说我回在家里过年呵！懂得么？”

慎卿呆了一下，二老板却已经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他，雪茄烟的蜜蜡咬嘴指着一本厚账簿上的一个“懂！”伸手搔搔头发，就鼓足勇气说：

“爸爸！你给我五百块钱，——我结婚。”



二老板转过脸来，一对眼睛瞪出得跟金鱼眼睛一样。慎卿不慌不忙把编好的故事背了出来。二老板似信不信地听着，仰起了头，只喷着淡青色的烟气。他摇了摇头，冷然说：

“我不认这笔账！什么美国人，诊费要那样大！”

他吸了一口烟，回过脸去，又问账房先生道：

“怎么到今天才来对我说呢？你没有提起过呀！”

“那是少爷——”老胡顿了一顿，慎卿在他身边悄悄地拉他的衣角。老胡便像想起了似的接下去道：“少爷自己陪了来的。我不会讲洋话，没有招待，——还当是少爷的朋友呢！”

“他是我的先生的朋友。卖面子才肯来的。”

慎卿也赶快接口说，松了一口气，觉得那五百元是九成有望了。

不料二老板却淡淡笑了一笑道：

“既然是情面上来的，送钱不如送东西。他们外国人喜欢中国古董，一只新窑的彩描瓷盘也当作宝贝。我有许多鼻烟壶在那里，等我闲了，挑一只送给他便算了。——其实不送也不要紧。”

“那——那怎么好意思！”慎卿急得满头是汗。

忽然二老板站了起来，双手在那本厚账簿上重重拍一记，就大声嚷道：

“钱么？钱在这本账簿里。有了田收不到租米，造了市房收不到房租，——你们母子两个倒只管向我要钱；难道我

身上长得出钱么！钱都在这本账簿里，不要说是五百块，五千也不止；阿慎！你有本事去讨了来，就算是你的！”

“我从来不经手这些事，我——”

“可不是？你就只会花。自己有钱放在人家手里，单叫你去讨，你就不会了！”

“又不是我花的！爸爸！——”慎卿也气上来了，似乎他忘记了什么美国医生的诊费根本是一个谎。“没有就没有，犯不上借着由头排揎我呀！”

“啊啊！慎少爷，这笔钱回头再商量吧。二老板才来，许许多多账头全没理清楚呢。——这年成，唉，跟人家讨债倒要陪笑脸，说好话，莫说你慎少爷弄不来，就是我老胡也是走投无路。如今讨债竟比从前借债还难了！”

账房老胡一面说，一面用脚尖去碰碰慎卿的皮鞋，又朝二老板笑了一笑。

账房老胡刚才也吃过二老板几个软钉子，所以他那后半段的话，一半也是自己发牢骚。

二老板叹了一口气，仍旧坐了，看着慎卿那一张又像着急又像生气的“寿桃脸”，就慢吞吞地说道：

“慎卿，你们年青人真不知世故！如今这世界，钱放到了人家手里，就不算是姓唐的钱了。十万二十万的账，放出去容易得很；回头你自己要用，哼！你就是活巴巴要饿死，也没有人来睬你一下！算了，你这什么诊费，到底是不急之务，——到期的过期的债，人家还赖呢，——况且据你说，又是朋友情面，迟几天更不妨。你自去罢，我还要同老胡商量收

租呢！你倒查查账簿看，佃户欠了我们多少？房客欠了我们多少？”

“可是我已经同朋友说过了，今天送去，外国人是最讲究信用的。我丢不了这面子！”

慎卿说得顶认真，似乎他背后当真有一个“朋友”，而“朋友”背后又站着那“美国医生”，都瞪大了眼睛在望着他。

二老板却笑起来了，闭着一只眼，摇了摇手，冷冷地说：

“什么面子！一点小事情，也面子长面子短，还能做人么？阿慎！你将来老练点，就会明白，现在，——哼，上千万家当的什么大王也欠了一屁股的债，公堂里天天有他的官司，嗨，他老人家照样吃酒应酬，面子蛮好在哪里呢！去罢，不要耽误我的正事了！”

二老板的肥而且红的手指于是又落到那本厚账簿上。老胡侧过脸去朝慎卿使了个眼色，又微微一笑，便走近二老板身边，眼光跟住了二老板的手指，在那账簿的字里行间移上移下。

慎卿左手插在裤袋里，右手摸着他的尖下巴，眼看着地下的方砖，转了几个圈子，他看见方砖上的太阳影子一个一个都像是月娥的蓬头。他低低叹了口气，觉得有生以来从没如此之窘，如此之糟！

“区区四五百块钱都弄不到，这个台，在月娥面前可坍不下哪！”慎卿咬紧了牙齿在心里对自己说。他失神似的踱出了那“签押房”，就转念要去跟他母亲想想办法。